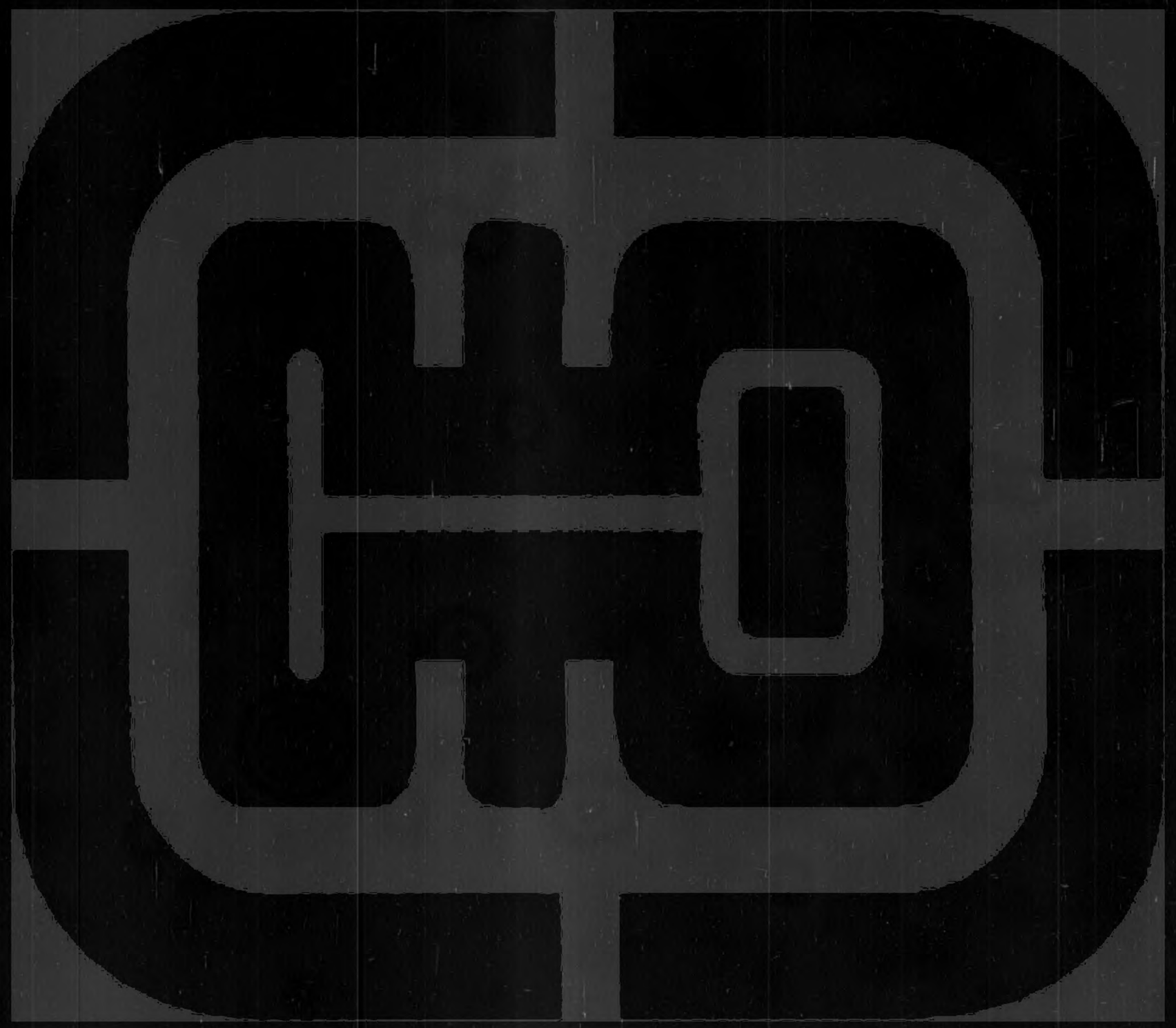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呂向 張銑 李周翰 註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 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瑰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爲掾後謝病去爲尚書郎遷部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成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

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大夫作者不能探測之向註同

顏延年沈約等註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善曰濟曰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憂也彈琴欲以自慰其心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善曰廣雅曰鑑照也帷帳鑒照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善曰廣雅曰號鳴也何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也翔鳥鶩好廻飛以比權臣在近則謂詩文王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善曰鵾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誅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翰曰由此而憂思

二妃游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善曰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張平子南都賦曰將有芬芳衿於衿相雜爾雅曰芳草薰衣傳曰芳香也廱情歡愛子載不相忘善曰列仙傳曰江妃二女游於江濱解珮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孌美貌良曰衿廱相思不相忘者情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

東家之子嗚然一笑或惑陽城迷下蔡美貌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貌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爲美行佐主有如此者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生憂思萱草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自脩芳香之行膏沐仁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爲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本望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奪也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婉變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今爲漢王所擒矣翰曰言臣主初爲金石固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轟零落從此始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沈約曰風柯葉又凋無復一毫可悅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文曰轟亙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濟曰嘉美也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蹊道也轟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善曰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山海經曰霍山下爲荊杞郭璞曰杞枸杞銑曰荊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

生奸臣則晉文王也驅馬舍五臣作捨之去去上西山趾善曰西山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暫無始終不及夷齊故上西山也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向曰言遇此時不可相保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氷堅也毛詩曰歲聿云莫暮蒼頡篇曰已畢也已盡也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善曰史記曰不以繁華時綑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楚共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

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況從南方來正觸王鬬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弃涙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亡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美聞臣之得幸於王毋寨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華之繁餘同善注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善曰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良曰夭夭美貌灼灼明貌悅懌若九春罄折似秋霜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一時九十日朱秉曰

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嘉祈銑曰懌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云九春萬物悅樂之時也嘉樂器其形曲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芳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廣雅曰宿夜也向曰昔夜也**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善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情相得願爲比翼之鳥雙飛而游翰曰此**永世**五臣作千載**不相忘**善曰以財動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動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敝席嬖男不敝輿安陵君所以悲漁也亦豈能冊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恥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

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懽冊青不渝故以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詵冊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濟曰誓約如冊青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主尚猶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於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善曰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來自西北從於東道此亦萬事不定**春秋非有託**五臣作訖**富貴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記註曰託止也銑曰春秋相代訖竟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清露被皐蘭凝霜霑**

野草 善曰迅疾也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宇書曰凝氷堅也古詩曰白露沾野草代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 **朝爲媚五臣** 作美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眞正之士言世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相過**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佟郭北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栢梧桐以識墳濟曰阿曲翳蔽也但立墓松栢飛鳥往來而已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良曰由此而怨歎息也辛酸鼻也毒病也 **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死之義莫有免者焉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爲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曰比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夭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夭然毒求生蘇子李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

漢書東方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銑曰李公李斯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爲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蘇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後爭寵於齊爲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爲而犯之者亦猶求仁得仁誰復爲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栢而懷李公蘇子以爲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 善曰開秋秋初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林帷者傷時政促

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

言焉所告繁辭將誰詎 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懷耳議繁辭終不見信良曰言此心無所告訴

作曜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善曰樂緑曰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溥言旋歸　濟曰微風喻魏將滅教令微也明月喻晉王爲專權臣也雞知時者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良曰漢都咸陽也趙李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娛樂未

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
金百鎰善作溢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
將如何善曰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
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而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達國語註曰一鎰二十四兩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游樂於魏都之中及

魏室衰暮皆去而望晉韓曰季良謂魏王曰同善註言雖黃金百鎰資用苦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
鉤善作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善曰輒當爲畛宋衷
太玄經註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母瓜之子母也鉤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客濟曰邵平瓜美足供賓客

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

豈足賴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已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特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疏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碏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銑曰膏以明而受煎熬人以財而見患害豈如邵平篡爲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足特賴哉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辭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善曰河南郡圖經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東有三門最北頭曰陽山伯夷叔齊何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避周之隱處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沈約曰夷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頗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林於士則夷齊也嘉樹謂嘉美之樹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五臣作衿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攡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良曰良辰謂和平也凝霜霑衣衿以喻衰代言和平之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及人銑曰風振雲陰喻晉王專權而胃上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

鶗鴂啼鴂決發哀音善曰楚辭曰鷤鴂鳴而芳草歇兮所存者皃腐爾善曰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皃腐爾善曰楚辭曰鷤鴂鳴而南遊又曰恐鶗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向曰鳴鷤飛征喻賢臣

遠去鵾鵜哀音
喻邪臣讒佞 **素質由商聲悽愴傷我心** 沈約曰致此凋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翰曰商聲秋之聲也草木凋素由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由姦臣執政是用傷我心矣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 五臣作詩書 善曰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左氏傳註曰尚上之耳 **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善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裒晃而執玉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史記曰閔損字子騫 濟曰褐布衣珠玉喻道德顏回閔子騫皆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 **開軒** 五臣作都

四野登高有 善作望 **所思** 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所思謂思古之君子 **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善曰方言曰塚大者爲丘 銑曰言自古死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也 **千秋萬** 五臣作百字 **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 善作悞字 **羨門子噭噭** 吚 **今自嗤** 善作蚩字沈約曰自我以前徂謝者非一雖或秘駕參差同爲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沒理一追悞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註曰安焉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蚩同 向曰羨門子古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籍憂於生理以此自釋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 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翰曰蓬池古梁城名 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大莽草也 濟曰洪大也茫茫廣大也 飛鳥相五臣作自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二月旣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銑曰孟冬之月七星中星時人怖懼 良曰孟冬之月日月相望十五十六也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善曰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註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凝爲霜北也寒霜喻奸臣之害人者 羈旅無疇匹俛仰向曰朔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著斯章 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 善曰孫卿子曰通君子道其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翰曰小人計邪佞故我無疇匹而俯仰悲天有常道君子有常守以正道豈能爲常 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善曰南方爲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爲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尊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 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

入秋也喻魏之末權移於晉芳樹垂緑葉清雲自逶迤善曰淮南子曰志膺清雲起辭曰載雲旗之逶迤長遠也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翰曰差馳言相次而奔馳也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善曰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楚辭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兮莫我知也願覩則歡濟日忉怛憂傷也莫我知莫知我也好不見悲別離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暮盡而人莫已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而不見別離也喻晉篡魏而別離也灼灼西頹善作隤日餘光照我衣善曰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頹

廻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銑曰頹日喻魏也尚有餘德及人廻風喻晉武四壁喻大臣寒鳥喻小臣也周周尚銜羽蜎蜎亦念飢善曰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卭卭岠虛岠虛比焉卭卭岠虛齧甘草即有難卭卭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蛩郭璞曰蛩音厥蛩蛩同善注以喻君臣相須而齊有晉不如於此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苦瓜切譽五臣作與作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顛仆蛩蛩負蟨以美其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爲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尚書大傳曰當仕路也尚書大傳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綦毋遂曰

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罄折罄樂器其形曲折
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
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司馬彪莊子註曰夸
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翰曰當路
子喻大臣也皆罄折曲從以媚晉氏而忘致君
之道　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趨附
之地使我憔悴而心悲

寧與鷺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

黃鵠比游黃鵠一舉千里不逮將安歸乎爲其
與黃鵠齊舉　善曰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曰玄
雲決鬱將安歸　濟曰鷺雀喻姦佞黃鵠喻賢
才言世人寧與姦佞相濟其要安於爵祿不
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黜退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五臣作山字

門臨永路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何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

不見行車馬銑曰言人皆趨權臣無與已同

登高望九州悠悠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善曰毛詩

翰下人值亂代皆分散而去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善曰鄭玄曰晤對也
翰曰言思志者與舒寫其心晤明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善曰史記曰紂使師
涓作新聲北里之舞　濟曰紂使師
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
而死衛靈公將於濮水上聞其
音使師涓寫之言時尚其荒淫

輕薄閑游子俯仰乍五臣作浮沉五臣作沈

趣荒淫善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沉弃彼大道好
從狹路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

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銑曰
代人輕薄逐勢與衰而從之向曰捷徑狹路
非正道徼倖倪亦俯仰也馬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
年術可以慰我心善曰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
已遠故云馬見其法不戚故云可慰心楚辭云
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凌太清山海經
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爲鄧林楚辭
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
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翰
曰上子喬古之仙人也鄧林林名濟曰籍見
時代若此但以全
身爲上故美矣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善曰楚辭曰湛湛江
水兮上有楓樹良
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善曰楚
辭曰皐
貌楓木名

蘭被徑兮斯路漸又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毛詩
曰駕彼駟牡載驟駸駸毛萇曰驟驟驟貌驟七
林切銑曰澤畔曰皐青驪
馬也逝去也以喻日去之疾遠望令人悲春氣
感我心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
人生非久故感我心緒三楚多秀士朝
雲進荒淫善曰孟康漢書註曰舊名江陵爲南
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呂氏春秋
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爲朝
雲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考烈
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玉爲
高堂賦云朝爲行雲暮爲行雨諷荒淫之事進
諫於君言朝廷之士
隨風從流無能如此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
善曰戰國策曰莊辛
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諫楚王曰郢必危矣
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
自以爲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

攝九以其頸爲的畫游茂樹夕調酸鹹爾黃雀其小者也蔡靈侯因是已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太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洲侯從鄢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溷池之塞內校已溷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爲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溪溪流所沃者美好色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良曰朱華喻榮盛高蔡蔡事同善注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

秋懷詩五言

謝惠連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嬰憂慮如何秉苦心矧復值秋晏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說文曰嬰繞也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何司嬰羅矧況晏晚也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善已古詩曰明月何皎皎旖旎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貌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翰曰奕奕長盛貌爛光貌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善曰楚辭曰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濟曰蕭瑟寥唳皆聲也寒商動清閨孤燈曖幽幌善曰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也楚辭註曰曖曖闇昧貌良同善注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善曰楚辭曰獨耿介

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 銑曰
耿介專獨也懽憂也宵夜也 夷險難預 善作
字 謀倚伏昧前筭 善曰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
福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 銑曰夷平倚申伏
屈昧闇筭計也 雖佳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 善曰達謂通
達不拘禮也
嵇康高士傳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
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
人超然莫尚 翰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嵇康高
士傳讚曰同善注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不
欲同其慢世 頹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 善曰偃謂偃
仰不仕也莊
辟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
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
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
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 濟曰鄭均同善

注言我頹悅鄭生偃息
不欲同其為白衣宦也 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
詎實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 善曰秋興賦序曰
賦良曰觴酒也翰筆也
染筆於墨而制作文章 高臺驟登踐清淺 五臣
作陵波 時陵亂銑曰驟數也陵亂謂舟馳驚也 頹白晛
銷 善曰爾雅曰水止絕流曰亂
晛日氣也 踐冊青蠅彫煥 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
形冊青 翰曰皆不能長久
發朱顏睇眄有光華稔康有白首賦 濟曰
光明貌 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 善曰阮籍詠
懷詩曰玄髮少年也勉勵也貽遺也白首衰老貌 因

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古患切 善曰爾雅曰串習也 何曰串狎也
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

臨終詩 五言

歐陽建

善曰陸機集有臨終詩序 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爲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爲征西掾亂關中建每匡政不從私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也

伯陽適西戎孔子欲居 善有列仙孔字九字 蠻善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周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傳曰老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也

曰子欲居九夷 何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也

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 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 翰曰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遊樂 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 善曰周易曰屯如邅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歌曰遂通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也 濟曰況況遭亂代屯蹇災患者而不行乎顛沛猶傾覆也 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 善曰周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 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蘧伯玉遂行從近關而出言伯玉識機變也策馳游從也 咨余沖且暗抱責守微官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沖童也賈逵國語注曰

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銑曰咨嗟也言我猶童稚暗昧之人抱負罪責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善曰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有兆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也向曰謂趙王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爲禍成則爲福故云禍福構就也**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綱投足不獲安**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絙也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也濟曰恢恢廣大貌四方上下爲六合紘網繫網索也言趙王倫網捕忠良將以害之使投足無處**松栢隆冬悴**五臣

作序**然後知歲寒**善曰孫卿子曰松栢經冬而不凋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銑曰言能瘁松栢時亂則害忠良**不涉太行險誰知其路難**善曰淮南子曰何爲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向曰言世路險過太行之山**真僞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敳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良曰引大分以抑其情**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所五臣作嬌憐女惻惻心中酸**善曰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云慈母怒子折蓼以笞之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濟曰酷苦酸痛也**二子棄若**

五臣無
若字 遺念皆讌五臣作凶殘善曰毛詩曰將其凶殘安詳樂弃余如遺 銑曰言母亦不免故云不惜一身死惟此弃二子若遺讌遇殘賊也 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 循連環而無窮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汍瀾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火有五情五情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曰涕泣流兮霍瀾贊曰汍瀾闌干也霍與汍同翰曰揮奮也汍瀾涕流貌也

哀傷

幽憤詩 四言 呂安事爲詩自責向子期思舊賦曰余少與嵇康呂安居上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終各以事見法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莫能見
明也

嵇叔夜 向曰叔夜爲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

嗟余薄祜五臣作祐 少遭不造善曰邕書曰邕薄祜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濟曰祜福也叔夜少失父 哀煢靡識越在繈褓五臣作襁褓 善曰左氏傳成叔曰聞君越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繈褓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繈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註曰縗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縗小兒大籍也 銑曰煢獨靡無越於也襁褓束縛嬰兒衣也 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子豫不訓不

師善曰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註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恃母兄之慈縱而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傅愛及冠帶憑寵自放

善無此二句良曰愛於也男年二十則冠冠帶亦冠也依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抗

心希古任其所尚善作上也

上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希慕也言舉心慕古人之道任其高尚之志也

濟曰抗舉

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善曰稽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貞者精誠之至

銑曰老謂莊子賤物賤於寶貴之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也

志在

守樸養素全貞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註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貞者也又曰貞者精誠之至也銑曰樸養素全守樸守其實樸養素全貞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向曰不敏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闇於人事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善曰子玉楚大夫也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翰曰鍾會有憾於叔夜時呂安

兄巽姦通安妻巽爲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爲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玉楚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此意所以憤呂巽有穢行大將軍用爲長史是不知人亦如予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謂鍾會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爲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多矣大人含弘藏垢懷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已善曰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耻也毛詩曰民之多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爲仁由已銑曰大人天子也言天子能含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耻謂下臣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必緬心顯明臧否乎鄙感悟思惟是褊心是以爲刺又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痏言曰恒痛也說文曰痏瘢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剥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疢痏也

善曰褊心康自謂也郭註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何曰褊心康自謙也臧善否惡也忽過恒痛創傷痏剖也言褊小之心明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善曰論語曰痛如割傷

蓬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良曰康自謂少過而謗議沸起者謂鍾會諸之云嵇康臥龍也騰起也

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不能傷也濟曰此自言其性常不傷害於物何乃頻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昔

兄巽姦通安妻巽爲大將軍長史遂禍誣將害安鍾會爲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此意所以憤自代後子玉也楚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呂巽有穢行大將軍用爲長史是不知人亦如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謂鍾會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爲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多矣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已善曰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毛詩曰民之多僻天子能含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謂不察法度論語曰爲仁由已銑曰大人天子也言天子者言當朝此類多矣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已善曰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毛詩曰民之多僻天子能含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謂不察法度論語曰爲仁由已銑曰大人天子也言臣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惟此褊必緬心顯明臧否乎鄙感悟思惟是褊心是以爲刺又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痏傷也說文曰歐擊人剥其皮膚謂之痏言曰恒痛也歐擊人剥其皮膚謂之痏言曰恒痛也說文曰痏病也漢書音義曰以杖何曰褊心康自謂也郭璞爾雅註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傷痏割也言褊心之心明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割傷欲寡其過謗議沸騰善曰論語曰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良曰康自謂少過而謗議沸起者謂鍾會諸之云秘康卧龍也騰起也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傷害於物何乃頻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昔

憨柳惠令悞孫登善曰潘安仁西京賦曰嗟鄙夫之常累芍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分佐士師而三黜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魏氏春秋曰初康採藥於中山比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康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翰曰柳下惠三黜逾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怨色康今無怨色故憨也內負宿心外恧六良朋善曰鄭玄禮記註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敭平其幽憤故憨也毛詩曰每有良朋向曰宿心爾雅曰恧憨也毛詩曰慕養生之宿心謂宿昔本心也道今則辜負本心矣恧猶憨也仰慕嚴鄭樂道閑居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惠衆日閱數人得百錢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西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銑曰閑嚴君平鄭子眞皆樂道閑居脩身自保與世無營神氣善曰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淮南子曰古之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楊雄晏如室亡儋石之儲猶晏如也濟曰晏如無事也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善曰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翰曰咨嗟歎善嬰繞虞度也言我不善處度以爲孽匪降自天噂喈背憎繞此罪累之多不可度也匪降自天寔由頑跠善曰毛詩曰匪降自天噂喈背憎職競由人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此罪累非下自天實由我理蔽善作弊患結卒致囹圄頑跠之性所致也善曰杜預左氏傳註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守禁繫者秦曰

圄圄漢曰獄 濟曰邪臣協用私情擁蔽政理之道遂使患難結成終致無辜繫於獄也卒終也圄圄獄也 對荅鄙訊繫此幽阻 善曰言已對荅之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註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訊問也何曰荅對獄吏恥爲其所問繫繫也幽阻與親友不通 實恥訟冤 善作兔時 不我與 善曰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與文難出此也 銑曰恥謗訟之冤也兔或爲冤非也濫時不我與謂不遇明時使我然也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 善曰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翰曰沮亂也言雖義理平直而自明無辜而爲獄吏辱其神氣志亦亂也 濯身滄浪 平 豈云能補 善曰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水濁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劉歆荅父書曰誠思拾遺糞以云補 良曰濯洗也言神辱志沮雖將洗身於滄浪清水豈能補之也 噫噫 五臣作嘻 嘻五臣作 鳴鴈奮翼 五臣作勵翼 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五臣作疇 善曰毛詩曰雍雍鳴鴈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失時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儔等也 濟曰雝雝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憤怨曾不嘗北也康見此鴈鳴得意忘憂乃自嗟歎則莫能比之矣 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善曰淹留謂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 濟曰遘及也知窮達在命不來苟免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

生善曰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褐懷玉藏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曰惟欣忠信咎故不生可爲孝矣何曰吉人有言謂莊子云爲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言謹潔如此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善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象識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翰曰石奮父子五人各二千石天子號爲萬石君皆周慎謹密安親守榮也**世務紛紜祇攪予**五臣作子字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善曰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濟曰紛紜亂也祇語助也攪動也雖安樂之時必誠危亡之理乃終其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五臣作子**獨何爲有志不就**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楚辭曰云有志而無謗爾雅曰就成也濟曰煌煌光也靈芝草藥一年三開花秀服之長生康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徵難思復心焉內疚庶最將來無馨無臭**善曰毛詩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徵難念切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疚病也爾雅曰最將來無爲患也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誡而反復心內病之戒也馨香身之本

采薇山阿散髮巖

山由永嘯長吟順性養壽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琴操許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順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順鄭玄曰順猶養也翰曰使將來之人采薇山曲散髮巖岫之間順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謂不爲冠冕所拘束

七哀詩五言

曹子建善曰贈荅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而哀義而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爲漢末人哀歎故賦此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善曰夫皎月流輝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爲文外傍情斯言當矣向曰謂月行未也徘徊謂終夜月光迴轉四面遷照故云徘徊細也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善曰古詩曰慷慨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善作客良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五臣作栖字曰踰過也君謂夫也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五臣作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善曰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爾雅曰諧和也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比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況幽思不通浮沈既異會合何時諧諧和也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善曰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翰曰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爲此風飛入夫懷君

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善曰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銑曰君懷不開我當何所依據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務心歸往也虎喻羣賊貪暴害人也遘及患難也復棄中國去

遠身適荊蠻善曰毛詩曰蠢爾蠻荊荊州之蠻也翰曰荊蠻喻荊州仲宣避難在其中也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向曰謂初去帝都之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良曰國亂殺戮人多路有飢五臣作饑字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善曰言廻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濟曰婦人廻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善曰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完全也銑曰此說婦人爲言時遭亂夫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劫故奔走飢荒未知身死之處奔子草中不能相全棄驅馬

而去不忍聽也 南登霸陵岸廻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
喟然傷心肝 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翰曰下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歔也 荊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 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 向曰淫留也 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泝流而下曰方舟也泝逆流行也 山岡有餘映 五臣作映 翰曰映蔽日將沒山脊之上猶映餘光而巖曲木陰今復日暮是增爲重陰山脊曰岡 巖阿增重陰 善曰通俗文曰陰曰映曰蔽曰謂 猨狖相尋攀木長嘯 善曰楚辭曰擊迅雷之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消 赴穴飛鳥翔故林 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辭曰故鄉狐死必丘首良曰狐貍獸名翔歸也 流波激清響稷猴善作猴 靜坐撫琴 翰曰攝衣去寢衣也 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 善曰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爲絲桐之間也 向曰絲絃也琴以桐木爲之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善曰阮嗣宗詠懷詩曰羈旅無疇匹儕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臣也 濟曰壯益也此絜自哀之言

七哀二首 五言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翰曰此詩哀人事遷化後詩哀帝室漸衰

北芒五臣作邙字 何壘壘平 高陵有四五 善曰廣雅曰壘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欝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貌也向曰北邙山名壘壘重也陵即墓也 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遥相望

原陵鬱毋音舞 朅朅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孝帝于原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膴膴肥美也 銑曰漢世主謂後漢諸帝墳陵恭文原皆陵號欝膴膴 草木多貌 季世五臣作葉 喪亂起賊盜如豺虎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王仲宣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 良曰葉猶世也 毀壞過一杯蒲佚反 便平 房啓幽戶 善曰一杯喻少也餘同翰注 翰曰壞土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玉環者廷尉罪之當棄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罪之遂止杯謂一掬矣言漢家諸陵既遭季世喪亂毀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便戶家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之矣 珠柙匣 離玉體珍寶見剽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匿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濟曰珠柙漢家送

死之物珠玉爲押言盡發虜掘已離玉體玉體者貴美之言 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善曰漢書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而爲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墟丘也墉牆也言廟牆皆摧無遺一堵者蒙龍向曰園寢陵旁廟也荊棘生蹊逕五臣作徑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先古切善曰爾雅曰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也餘見下注掃蘇老切良曰樵童牧豎也蕪穢曼草之類皆無人掃除之頹隴並墾發萌糵五臣作隴字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駿發爾私鄭玄曰駿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糵銑曰頹隴頹墳也

萌隸下人也言頹墳之處並爲耕鑿開發下人所營農業園圃之事昔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善曰漢書曰天子幾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言曰塚大者爲丘小者爲墳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翰曰萬乘君天子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五臣作今古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蹴踏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向曰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旣傾曲池又平豈不悲乎孟嘗君泣下承睫感思其言故悽愴也淚下愴也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鸐鵊賦曰涼風蕭瑟良曰商爲秋氣陽鳥五臣作烏收和響

寒蟬無餘音善曰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濟曰陽鳥收息其和歛而秋已深故蟬亦無矣喻帝室之漸衰白露中五臣作朝夜結木落柯條森善曰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銑曰露結爲霜也森寒風振歛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五臣作沈字善曰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壯頹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翰曰朱光日也天道游北故云馳北陸忽西沈言其疾沒也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墳向曰松柏墓位所生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禽善曰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銑曰此喻帝室政衰雖在名位若孤鳥栖於高桐肅肅謂寒風著枝歛也翩翩孤鴈蜻精蜴列吟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蜴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蟋蟀候秋吟毛詩曰良曰蜻蜴蟲名俗謂之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仰聽離鴻鳴俯聞孤雁叫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丘隴日已遠纏緜彌思深五臣作思彌深善曰秦嘉嘉荅婦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恩好庶蹈高蹤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哀於國故亦思親纏綿謂憂思多也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楚辭曰憱長風以排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欷而沾襟

翰曰徘徊心不安貌向長風見時
物衰歇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

悼亡詩三首 五言 善曰風俗通曰慎終
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銑曰
妻亡故賦詩以自寬

荏苒冉歲冬春謝寒暑忽流易 善曰荏苒猶漸也
毋毋毋

日悵悅失志也周章惶懼也如彼翰林鳥雙栖五臣作飛一朝隻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字隻飛戾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翰曰翰林鳥栖之林喻安仁自比失耦亦如此也如彼涔川魚比目中路析先歷切善曰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向曰比曰魚名雙即行隻即不行又如魚中路分析也春風緣隙善曰說文曰雷承水檐字來晨雷力救承簷善作檐字滴也濟曰隙門隙也雷雨水注引於屋簷垂滴而下寢息何時忘沉五臣作沈憂日盈積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也多也庶幾有時衰莊生方有沉憂結銑曰盈積多也庶幾有時衰莊生猶可擊善曰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徼幸也莊子妻死惠子吊之則方箕踞鼓盆子曰與

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不通故止善注故安仁庶幾於情知有時衰故云莊生可擊方有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善曰室南端室之南正門良曰月光入窓又發思也清商應秋至涼暑隨節闌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鷙鳥賦曰涼風蕭瑟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選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向曰清商涼風也節而微也闌猶微也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善曰古詩曰涼歲云暮毛萇詩傳曰衾被也

凓曰凜凜涼貌升起涼風起而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綿也翰曰言豈無重纊人已亡矣誰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朗明也濟曰月光臨牖五臣作帷也展轉耿枕席長簟竟牀空善曰謝惠連擣衣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擣衣翰曰展轉反側良曰輾轉志不安也簟亦席也竟盡也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向曰委積也清輕也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客善曰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七日夜設燭張帳令帝居

徙帳遥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翰曰李夫人同善注安仁誄其妻無此靈可見其容貌

來銑曰已止也中謂衷心寢興自存形遺音猶在耳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脩傷夭賦曰悲體貌之潜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良曰寢卧興起也言卧起之間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平生所言教也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善曰莊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不憂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死不哭濟曰東門吳子死怡然

不哭安仁有哀故上
慙下愧不如古人
善曰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注曰紀猶
録也　向曰悲情不可具紀者言多也　**命也**
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善曰魚豢典略趙岐卒歌
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閒居
翰曰死生命也長慮亦是鄙事戚者憂也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　善曰楚辭曰角宿未
曜靈曰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
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
而自行也　銑曰天機者言天運動有
機關也四節春夏秋冬也逝猶往也　**凄凄朝**
露凝烈烈　五臣作列　**夕風厲**　善曰毛詩曰秋日凄凄
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良曰列列
風急貌厲嚴也　**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潜翳**　善曰
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
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潜翳邈哉絶矣
向曰淑美儷耦也　潜翳不可見也　**今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　善曰
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
歲　濟曰念其妻存如昨日之事誰知忽已終
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幬　纂　**張故房朔**
望臨爾祭　善曰鄭玄禮記註曰茵褥也毛詩箋
曰幬床帳也　翰曰改凶服從朞政
之告服哀心不易私存其禮也制禮
也朔月初望十五日皆哭臨而祭也　**爾祭詎幾**
時朔望忽復盡衰嘗一毀撤千載不復引　善曰
曰引陳也　銑曰祭不幾時月日已盡矣衰被
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筵破嘗一已除去
不復重陳設
服制終也　**曩曩基月周戚戚彌相**　五臣作
想字　**慇**

善曰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　良曰亹亹漸進也戚戚憂心也愍痛也漸進歲月已復年周憂心相痛矣**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善曰詩曰涕既隕之　向曰感物曰感物懷所思毛詩曰涕泣應其悲情而落矣隕猶落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也**鴛誓陟東皐望壙思紆軫**善曰毛詩曰鴛言出遊又楚辭曰欝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　翰曰鴛言謂鴛馬言出於東山望其妻壙其思縈紆隱軫而多也**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善曰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濟曰徘徊心不安定也墟亦墓之通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楚辭曰步徙倚而遥思　銑曰遷移而立時步而不進也踟躕不進貌**落葉委埏延側枯荄**古來**帶墳**

隅善曰蒼頡曰埏墓隧也方言曰荄根也翰曰委積也埏墓道荄草名隅角也**孤魂獨煢煢**五臣作煢煢　翔故城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孤貌安何也亡者孤魂不見其象何知其有靈與無靈也**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善曰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以手揮之也毛詩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良曰投致也遵奉也悲哀之情不能自已致心奉於朝命拭其涕淚勉強就車以歸帝宮帝城也帝城雖則不遠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

廬陵王墓下作五言

謝靈運 善同翰注 翰曰宋武帝子義貞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羨之等奏廢廬陵爲庶人徙新安郡羨之等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冊陽文帝問曰白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善曰越絶書曰曲阿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冊徙爲雲陽縣左氏傳曰雲陽朱方並地名 **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 善作崗字善曰史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丘泣如灑青鳥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也連崗平山也 **眷言懷君子沉痛結五臣作切中腸**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良沈 **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善曰道消王沉深切割也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爲邪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翰曰君子道消羣佞在朝也憤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爲侍中王如故也 **神期恒若存** 善作在字善曰家語曰今之言德音初不忘 善曰

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銑曰心於神明期恒如存也思接德音之初于今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栢森已**善曰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栢森兮成行向曰徂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去之事且隨易爲陳跡而丘林之間松栢森然已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良曰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於此也餘同善注**解劒**

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善曰史記吳世家曰季札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繫之塚樹而去藩岳賡茂春誄曰姨撫墳兮告辭皆莫能答宣武墓詩曰遠心羨昔存撫今仰視顧愷之拜墳哀今亡 翰曰解劒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

解劒何及於事撫墳徒爲也 平生疑若人通蔽

互相妨善曰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謂人已夭矣恒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修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 向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言聰明好古蔽謂與羣邪不協自見蔽亡也此兩者互有其相妨 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

將善曰言已往日疑彼二人迫乎今辰已亦復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

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議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粲曰功名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役子等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爲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濟曰考其物理感動深情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也脆促良可哀矣

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

善曰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爲枉見殺戮也今已化滅無形何用追崇爵位空揚虛名也

舉聲泣已灑五臣作瀝長歎不成章

善曰孟子曰君子之達志錯亂不成文章言悲之深也舉聲嗟歎泣已下瀝心向曰舉聲嗟歎泣已下瀝心志於道也不成章不

拜陵廟作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來每正月輿駕必謁陵寢漢儀初寧陵寢復漢儀

顏延年

善曰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善曰周書曰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屨明德盛者光靈遠也濟曰祀祭祀也光靈光盛也

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

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如淳漢書注曰塋墓田也銑曰樹立也園塋皆墓間道也

肆事休命始授迹階王庭

善曰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

日逮事父母尚書曰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周易曰夫揚于王庭翰曰逮及休美也謂及高祖即位美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猶進也

陪廁廻天顧朝謙流聖情 善曰毛詩曰不明爾德不明時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廻首曰顧向曰延年陪廁朝廷之間爲帝顧遇朝謙之時德時無背無側爾德皆流聖情優也

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 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爲重也達宦達也晚達恩厚也故以養生之戒爲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良曰言早服事委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

否來毛澤竭泰往人悔形 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序言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翰曰否來泰往謂少帝失德之時小人在位王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不同

勑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勑躬未濟四子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懽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戊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又曰泰君子貞銑曰勑誡素故并合也言雖經帝室多難而戒慎其身慙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爲君臣也

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 善曰論語斜滑讖曰漸漬以道廢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漬而進榮華會遇在於君王以禮相逢則雲霄可致也

夙御嚴清制朝駕尋禁城 濟曰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宣嚴備清道之制而羣臣朝駕皆入待曙駐

禁城之間以入朝也東紳入西寢伏軾五臣作軾字出東坰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束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嘆東坰陵所在也向曰西寢寢殿也延年自述束帶入於寢殿伏於帝車之軾出於東坰則陵所也林外曰坰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得伏軾於帝車之上伏之言者其敬甚也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善曰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弔魏武文曰悼總帳之冥漠漢書景帝紀作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也南都賦曰章陵欝以青葱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無不見也冥寞虛無也葱青草木之色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善曰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冢謂之壠也銑曰遵繞也路陵中路壠陵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慤善曰皇心

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特新曲以爲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哀敬於心而下人思慕被歌頌之聲萬紀載絃吹千歲載字作載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旒旌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管之上千歲託銘於旌旒之中未殊帝世遠已同旌善曰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濟曰十二年曰紀

淪五臣作倫化萌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淪化之萌也向曰倫猶大也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歌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

同大化流行
之萌始也 **幼壯** 善作壯字 **困孤介末暮謝幽貞** 善曰
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翰曰幼壯謂少年日也末暮謂衰老時也延年
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君少帝亂朝也
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爲戀文帝
之明德也 **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善曰以車之行
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遵也歸軫暮
年也楚辭觀軫丘兮崎傾良曰軌跡夷平喪
失也軫車也言發迹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
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發迹而失平易之
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崎傾之險也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 五言

善曰集曰謝諮議璟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魏武遺令曰吾
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

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
吾西陵墓田

翰同善註

謝玄暉

總歲帷飄井幹 寒鎮酒若平生 善曰鄭玄禮記註曰凡布細而

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構架興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司馬
彪莊子註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 翰曰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銅雀臺一名井幹
樓言致薄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 **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 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
之也 向曰詎猶不也 **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 善曰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
媛牽引也 銑曰芳香也妓人悲泣淚濕

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 玉座猶寂寞況廼五臣作妾身輕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乃妾身輕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良曰玉座玉床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況羣妾身至輕微何以為久長也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五言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

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上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彥昇善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

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濟同善註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善曰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 翰曰禮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為禮數式法也范雲之德天下以為法則而瞻仰之實為國家楨幹

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善曰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情 向曰一朝死矣萬事人道化盡然我故人之情何時忘也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善曰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何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

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良曰待時謂不仕於齊也屬與運謂梁也言范雲爲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待而任也**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善曰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歡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邽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銑曰結交之情生死如一不復變也**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善曰衰孽擊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遯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雖小必大　濟曰遁避孽災也謂避齊朝衰災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梁武帝也景者炎稱前人比於光景也**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五臣無此二句**善曰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濬沖得茂彥夫子值狂生**善曰論語曰鸞食其人皆謂之狂生　向曰王戎字濬沖爲吏部尚書得李茂彥爲吏部尚書彥昇亦爲吏部郎與濬沖范雲時爲吏部尚書彥昇亦爲吏部郎與濬沖茂彥相類故云夫子值狂生自比謙也夫子謂雲也**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善曰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鄭異調曹子建贈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本以激濁揚清爲務言雲自有分別殊其源流非我所能揚也**將垂不忍別欲以遣離情**善曰言將垂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頃以遣離曠之情也　濟曰平生歡分別不忍速去常

少留言笑以遣離情也 不忍一辰 五臣作晨 意千齡萬恨生 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垂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翰曰一辰分別之意猶不忍去奈何千年永阻萬恨是生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 善曰新序孫叔敖曰篋笥之橐良曰詠歌謂平生簡書說文曰篋笥也盛書器也 兼復相

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 何曰虛舟同善注言平生相謂嘲謔雖有相陵亦如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也 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 銑曰范侯則雲也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 善曰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 翰曰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旬 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 善曰楚辭曰美人既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樂之事也徒但也 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 善曰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息歌今自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琴瑟寧知安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病之晨也 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 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舂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 四言 善曰晉官名曰

王仲宣 向曰蔡睦字子篤爲尚書仲宣與之爲友同避難荊州子篤還會稽仲宣故贈之

畢畢飛鸞載軨載東 善曰楚辭曰高翔翔之畢曰畢畢飛貌鸞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 我有云徂言反舊邦 善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尚維舊邦銑曰徂往反至也舊國謂子篤本居濟陽也 舟楫翩翩以泝大江 善曰楚辭曰將觴同流也 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濟曰舟船也翩翩船行貌逆水上行曰泝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翰曰蔚草荒蕪貌荒塗以喻時亂言時既荒亂時行故無通也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善曰毛詩曰慨歎無也良曰慨而慕思也歎而思慕與子篤同君子謂子篤也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向曰時亂人若別離相阻隔也 悠悠遠貌 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行近荊州仲宣所居也 邈焉異處 善曰濟岱山名謂荊州仲宣客在於中州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銑曰濟水名岱山名邈遠也言兩鄉相遠而異處也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善曰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絶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絶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濟曰言此別離各恨時乱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也 人生實難願其弗與 善曰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弗與不遂也 瞻

望遐路允企伊佇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可以望見之貌遐遠允信企舉踵望也伊猶惟也翰曰跂與企同蕭蕭淒風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向曰烈烈寒甚也肅肅急貌潛鱗在淵歸鴈載軒善曰魚鴈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在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貌銑曰潛鱗魚也冬寒故潛於泉軒飛貌苟非鴻鵠孰能飛翻善曰周易曰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睆鶉睆睆飛戾天毛萇注曰鶉鵰也濟曰苟且也鵰猛鳥也言且非此鴻鵰誰能飛翻離此亂時之險雖則追五臣作進慕尋思閭宣善曰法言曰大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尋思曰孜孜良曰雖則心之進慕願欲高飛我思終不見其通宣也通瞻望東路慘愴增歎平聲翰曰東路謂齊陽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善曰毛詩曰率彼淮浦銑曰率循爰引逝往靡無期止君子信誓不遷于時善曰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翰曰誓約也言君子當信約宿心無以時險遂有遷移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善曰左氏傳曰先農之使也苟休父止之曰同寮敢不盡心乎向曰及與也同官爲寮吾嘗同官爲寮當須堅固生死如一何以贈行言授斯詩善曰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咸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庶鹽貨以匹馬願子勉求所湛良曰授與也中心孔悼涕淚連沏善曰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涕血漣如杜預左氏傳註曰而語助也濟曰孔甚

悼痛也涕淚如波連也而亦淚流也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善曰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毓曰君子謂子篤如何勿思言當思此贈之意

贈士孫文始 四言 善曰三輔決録趙政註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爲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爲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之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滅也 我獨其器我友自彼京師 善曰毛詩曰自彼氐羌莫我肯顧也毛詩曰暨暨也良曰暨與也言從京師來此避難也 宗守盪失越用遁違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註曰違避也 濟曰宗守謂國家宗廟所守今則盪除顛失遠用避違其難 遷于荆楚在漳之湄 善曰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 濟曰荆楚荆州也 在漳之湄亦克宴處 五臣作起字 善曰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翰曰克能宴安也 和通篪直移 壎喧 比德車輔

國不泯滅也 廣雅曰夷滅也 毓曰靡無也夷猶滅也 我獨其器 善曰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氐羌莫我肯顧也 宗守盪 善曰爾雅曰暨暨也良曰暨與也言從京師來此避難也 失越用遁違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註曰違避也 濟曰宗守謂國家宗廟所守今則盪除顛失遠用避違其難 遷于荆楚在漳之湄 善曰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 濟曰荆楚荆州也 在漳之湄亦克宴處 五臣作起字 善曰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翰曰克能宴安也 和通篪直移 壎喧 比德車輔

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毛萇曰土曰壎竹曰篪鄭玄曰其相應何如壎篪左氏傳曰宮之奇曰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毓曰篪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皆樂器吹之者言與文始

和通如吹此樂如御車人爲車輔侍矣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得也庶茲永日無譆良曰度用卒終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濟濟多士庶茲其有譆善曰毛詩曰荒隆厥緒鄭玄毛詩箋曰已與也譆怨時不我已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譆恚失厥其緒業也雖曰無譆翰曰已成也言雖無怨時屬喪亂不成我志終見別離也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善曰張衡怨詩曰同心離居絶我中腸銑曰言我已與同心之人離居絶我中腸也逝往止住也橫此大江淹彼南汜善曰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此大江淹已汜浦也文始所封澹津在荊州南故也我思弗及載坐載起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及故則坐則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善曰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翰曰君子謂文始也悠悠我心薄言慕之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向曰悠悠遠貌薄辭也人亦有言靡詰不思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詰不思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銑曰人謂古人作哲人靡無智也言賢智之人無不思之矧伊嬿婉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也嬿婉好貌胡何也言天下賢智而無不思況伊人胡不比焉良曰矧況伊惟悽愴而助辭也晨風夕託與之期善曰毛詩晨風傳注曰晨風鸇也楚人因歸鳥而致詞差迟高而難當翰曰離別之後願因晨風之鳥夕往託附遠情以爲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瞻仰

王室慨其永歎 平聲 善曰毛詩曰瞻仰昊天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濟曰瞻仰王室毛詩曰慨其衰微慨歎聲 良人在外誰 善曰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才 向曰良人謂賢人謂文始也言文始在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 佐天官 善曰天工人其代之 向曰良人謂賢人謂文始也言文始在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

四國方阻俾爾歸藩作式 善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 翰曰四國為中國也阻限使爾歸國以為蕃屏謂文始之澹津也俾使也 爾之歸藩作式

下國 善曰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 下國謂文始所封之國也 無曰蠻裔不虔汝德 善曰賈逵國語註曰虔敬也 良曰無以為蠻夷荒裔之國不敬汝德虔敬也 慎爾所主 五臣作之字也 率由舊章 善曰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彖嘉維則濟曰所之謂之於澹津也率循由用嘉善也 龍雖勿用志亦靡忒 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 翰曰潛龍勿用志不可拔也靡無也 悠澹澧 禮 鬱彼唐林 善曰荊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 向曰悠悠遠貌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善曰爾雅曰迥遠也 良曰同域與荊州同界也邈遠迥獨也 曰駒遠志古人所 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 既往既來無容爾音 善曰

翩翩孤飛貌率循也君子征爰聘西鄰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鄰謂蜀也向曰君子謂叔良西鄰益州也臨此洪渚伊思梁岷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名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向曰孔甚邈遠勤勞也君子敬始慎爾所主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主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濟曰敬慎其所行謀言必賢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字錯七路說稅申輔善曰所言說當申相輔也申或爲車非也向曰所謀出之言必正措詞必申在輔之志說詞貞正也延陵有作喬肹五臣作喬肹是與善曰公孫喬子產也羊舌肹叔向曰所以善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

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蒭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展其心大成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容絕也銑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賢者乘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能用其文始也

贈文叔良

四言 顗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爲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欽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然叔良之爲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贈以此詩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雛說文曰翩翩飛疾貌良曰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勉以此事戚叔良也先民於難也 翰同善注參以此事戚叔良也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遺跡來世之矩 善曰毛詩曰予小子夙夜敬止 夕尚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良曰跡謂延陵之事矩法也言探其情理形貌見明跡可爲來世之規矩

情以華覩著知微 善曰華喻貌越絶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觀始知終向曰華貌著明微暗也言探其情理形貌見明須知其暗機也 濟曰爾主謂其所主之事迪蹈也亦須蹈知其機也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 濟曰目視須明耳聽須聰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無也迪

董褐荷名胡寧不師 善曰國語曰吳晉爭長宋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丙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令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罪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孟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越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孫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 翰曰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萬欲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於吳吳乃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荷重胡何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解國難

何得安然不爲睡法也以此事喻叔良使益州後解國難也 **衆不可蓋無尚我言** 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衆事不可蓋藏無高慢我此言也 良曰天下之廣雅曰尚高也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 平聲善曰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制也大哉梧乎王曰何怪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于淄滒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爲問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以爲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 銑曰梧宮同善注 **成功有要在此戒叔良無作辯說以逆前事**

衆思歡 善曰尚書帝曰成允成功 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 向曰要正言成功存正直之節在天下之衆則思惟也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善曰左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之若能不逆其意實爲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 善曰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翰曰黑水梁州分則益州屬焉滔滔流貌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 善曰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 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卷天下之志若彼信服王命而來自是其美 **二邦若否職汝之由** 善曰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

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也良曰若二國否塞不通爲之患逆則由汝職不違所戒者也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畏宇

善作于畏宇

他仇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敬人言使人也毛詩曰神人杜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何曰緬遠鮮少克能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仇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爲劉璋所滯少能不見留者言皆被留也庶幾君子當畏於他類善自勉也

人誰不勤無厚我憂善曰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粲自謂也翰曰言人誰不爲國家勤勞當自最厲無使我爲深憂也厚深也**惟**詩作**贈**或詠**在**舟善曰言爲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鄭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毓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濟曰魏文帝初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楨疾去後楨賦詩以贈之謂未即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善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叅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荊楚居國南鄉良曰元大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謙國帝之舊鄉

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翰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

過故國豐沛之都翱翔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善曰潘安仁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斥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衆賓會廣座善作坐字明鐙五臣作燈燈火其切五臣作熹善曰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贏羣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焜燈也焜大明貌銑曰熹盛貌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玄曰萬舞干舞也濟曰製作萬大也含甘罍魯回切其字酣醴豐禮觴行無方善曰毛詩曰瑶漿蜜勺實羽觴醴美酒也羽觴酒盃爲雀形也無方猶無算也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太康善曰毛詩曰醉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云大康康安也四牡向路馳歡善作歎字悅誠未央善曰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余嬰沉五臣作沈痼疾窴身清漳濱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翰曰前篇敘昔日游從此述沈疾在鄴都也嬰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窴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白夏涉玄冬彌曠五臣作廣十餘旬善曰楊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疎曠也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

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疎已十餘旬也彌遠廣疎也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善曰楡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爲四岳宗也翰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云恐游岱宗也故人則文帝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善曰左氏傳遠啓強曰今君親步玉趾良曰所親謂文帝也篤厚趾足也言能行步車來看我疾以慰我身也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善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濟曰清談至日夕文帝便歸洛陽故云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善曰西隣鄴都也素葉木葉落也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於路揚埃塵也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況此卧疾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也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善曰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向曰謂別時相問何時爲會期我春時要期也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善曰蔡邕贈韋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故遺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也翰曰望慕相思愁結而不解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善曰左氏傳曰忠爲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之義也良曰寵貴是時漢帝尚在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聲善曰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良曰慨謂感歎也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

辦曰魂營營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向曰遑暇寐卧濡沾翰筆也敘意沾筆謂作文

明鐙五臣作灯曜閨中清風淒已寒何曰急也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閽善曰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正南門銑曰應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善曰禮記曰歲既殫矣良曰殫盡也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善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之事將為難也征行也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善曰涕泣幹曰涕

謂也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會也

涼風吹沙礫霜氣五臣作氛霜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切向曰像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也氛邊氣鑠白貌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五臣作暉善曰緹丹色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鐙與燈同銑曰緹丹黃色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善曰論衡曰興者文人鴻儒也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疲也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翰曰君侯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小臣信頑魯善作鹵字

僶俛安能追 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之美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向曰此自譏才不及文帝也僶俛俯仰也追猶及也

贈徐幹 五言 濟曰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余望之洛陽故宮名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 銑曰有東西掖門徐在西故云隔也垣墻也 **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不得入楚辭曰抒中情而爲詩 良曰拘拘束限限阻也清切猶嚴切也天子所居曰禁言各有拘束阻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 **思子沉心曲長歎** 五臣沈心心曲長歎 **不能言** 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 **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 向曰遷移也 **步出北寺門遥望西苑園** 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寺司也謂楨王司之地 細流也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 善曰楚辭曰漂翻翻其上下 銑曰葉木葉也翻孤飛貌 **乖人易感動涕** 五臣涕字 **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 善曰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毛萇曰皎白也楚辭曰昤白日兮皎皎 良曰垂離也皦皦日光貌日在天垂照於空若懸也 **燕**

有拘束阻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 **不能言** 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 **思子沉心曲長歎** 五臣沈心 **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 向曰遷移也 **步出北寺門遥望西苑園** 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寺司也謂楨王司之地 向曰北寺司也 **細流也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 善曰楚辭曰漂翻翻其上下 銑曰葉木葉也翻孤飛貌 **乖人易感動涕** 五臣涕字 **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 善曰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毛萇曰皎白也楚辭曰昤白日兮皎皎 良曰垂離也皦皦日光貌日在天垂照於空若懸也 **燕**

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

焉善曰韓子曰朱儒對衛靈公曰夫日燕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楊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翰曰言日光照燭天下無所偏無陂遵王之誼無偏頗而我獨抱此深感失志不得與比於衆物也

贈從弟三首　五言　濟曰公幹從弟蓋尋究無名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善曰呂氏春秋曰休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翰曰石磷磷毛萇曰清漪也　鈚曰磷磷水中見石貌

涯華葉紛擾溺善作華紛何擾弱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

嘉客善曰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于以采蘋于以采藻翰曰嘉客　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擾多貌良曰采此蘋藻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王公也　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善曰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翰曰深澤謂流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之物以羞進宗廟王公蓋美此出於幽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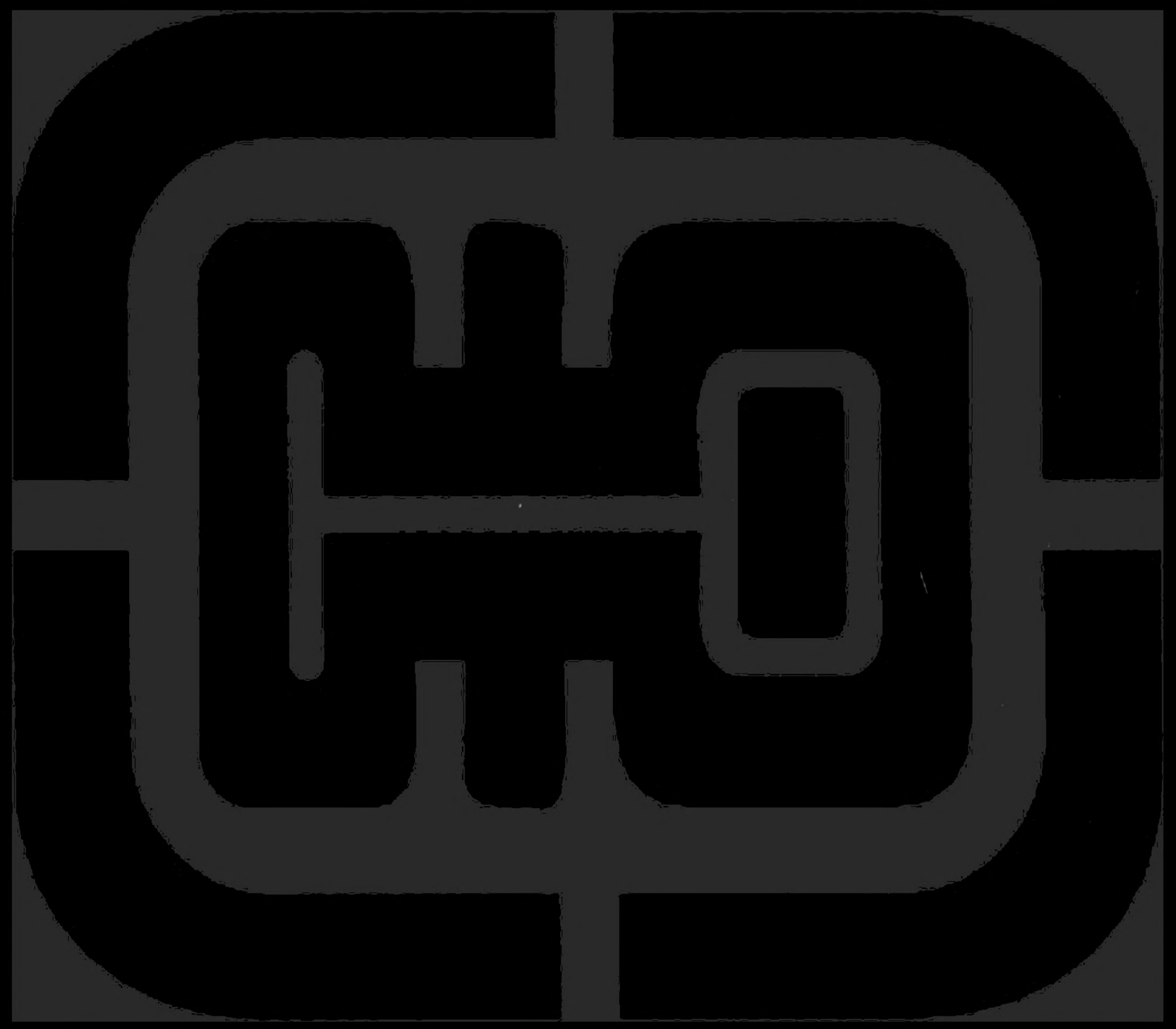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向曰亭亭高貌瑟瑟風聲　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向曰勁堅也　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善曰楚辭曰霜雪交下濟曰慘悽寒貌楚辭曰凝凝端正謂花色不變　豈不羅凝寒松栢有本性善曰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栢

之茂也　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世不改易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善曰鳳生丹穴故曰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　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也根通言也

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　向曰厭足凌上迴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不足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上出於人也

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　善曰黃雀喻小人言高飛遠游豈不勞苦羞恥與小人羣於朝廷

何時當衆儀將須聖明君　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翰曰言鳳皇一去何時當見光儀將待聖明君也須待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三